吾愛吾徒

我小的時候，作文題目常有「我的……」出現，舉例來說「我的爸爸」(我的爸爸在嚴肅的外表下，仍有一顆仁慈的心) ，「我的媽媽」(我的媽媽有一雙粗糙的手)，「我的老師」(我的老師淡泊其志)等等。現在我已年過半百，我要寫這篇「我的學生」的文章，來表示我對我的學生的謝意。

說實話，我常常覺得我這個人運氣很好，父母好、太太好、朋友好、女兒雖小，但也還算聰明聽話，職業是教書匠，一輩子大概只要沒有什麼醜聞，總可以混口飯吃。人生至此，真應該感謝上蒼了。可是我覺得我除了以上這些值得感恩之處以外，還有一件令我特別快樂的事：我有一大票可愛的徒弟。

古人說：「得天下英才而教之，不亦樂乎」，我卻不在乎我的徒弟是不是英才，對我而言，我的徒弟們一概是「小子」，畢業以前，我以「小子」稱之(女性除外)，畢業以後，有人官拜某國立大學某學院之院長，雖然人人敬畏之，我卻仍叫他「小子」，至少在表面上，這個小子好像已經認了，我的積習難改也。

做我的徒弟，有時倒霉之至，因為我喜歡打網球，可是從不認真打，也不喜歡和同事打，以免蜚短流長，和學生打網球，可以聽他們胡址，一樂也。我有一陣子起得很早，壓迫一位同學六時半起來，這個小子被我鬧得可憐兮兮，就假裝鬧鐘壞了、鬧鐘丟了等等的說詞，可是我直奔他的宿舍，將他從甜睡中抓起來。

有一天，我又去宿舍抓人，他的床上人去床空，我正想離去，他的室友賣友求榮，告訴我他睡到隔壁去躲這一場「政治網球」，我得了線民的密告以後，依線索找到了這個小子，所謂「天網恢恢」也。我前些日子還和這個小子在福華飯店吃早飯，他在美國工作，表現得非常傑出，常被派到世界各地去講演一些技術上的

問題，我問他肯不肯再陪我打網球？他一臉苦相地欣然答應。我的徒弟陪我打球，一概又不羸，又不輸，有一次一位球友向我告假，說他下次不能來了，因為他要去上週會，我知道他根本從不去上週會，為何這次要去？原來他是全校網球冠軍，要去領獎也。我從此龍顏大悅，對自己的球藝大有信心，逢人就告訴人家我和清大的網球冠軍打球，而從沒有輸過球。

有一天，我路過網球場，看到我的徒弟在和他的同學打球，又抽又殺，兇猛無比。如果他以此對我，我恐怕一球都回不出，從此才知道，這個小子良心多好，我常常告訴他，像他這種有良心的人，將來一定會上天堂，他大惑不解，不懂為何陪老師打網球，就可以上天堂？

我的這位徒弟是個長袖善舞型，除了網球打得好以外，舞更是跳得出神入化。最後結婚了，太太卻沒有和他跳過一場舞，原來此人甚為聰明，跳舞時絕不帶感情，找終身伴侶，一定要找一位賢妻良母也，此人在德國工作，據他說，手下全是一批「愚蠢的德國佬」，比我們清大電機系的高材生，差了一大截。

除了早上到宿舍去抓人打網球以外，我還有一個惡習，常常半夜三更打電話去和學生談學問，我的徒弟們紛紛不堪其擾，可是也無可奈何，個個叫苦連天，有一次，幾位高足在校內沒有宿舍可住，只好住到校外，我的一位高足就死也不肯裝電話，以防我晚上打電話去鬧，可是他後來交了女朋友，只好裝了電話，此公現在在南部某大學任教，我陰魂不散，仍然打電話去和他談學問，有一次我希望他週日下午和我以電話討論，他說不行，因為他要帶孩子出去玩，不知何故，我那天下午又打電話去，這次他太太接的電話，告訴我他的丈夫根本沒有帶孩子去玩，而是去橋牌社打橋牌了，她告訴了我橋藝社的電話，我打去，告訴他們我要找某某大學的楊某某教授，他們竟然廣播找人，我的寶貝徒弟真是氣得半死。好像最近都不去打橋牌了，因為我每次打電話去找他，他不是在家，就是在研究室，用功得無以復加。

我另一個毛病是喜歡抓學生一齊去吃飯，有時太太小孩不在，我就逢人就抓，陪我去吃飯。有次我的高足告訴我他不行，理由是他的祖母從台北來，他要回家陪祖母。這個理由崇高無比，我當然不能勉強他，可是那天晚上，我又有問題要找他，一通電話打到他家裡去，他媽媽告訴我他陪他女朋友吃飯去，根本沒有袓母自台北來之事。我的徒弟做賊心虛，吃飯吃到了一半，打電話回家去查，問老師有沒有來找，他媽媽據實以告，他飯沒有吃完，將女朋友丟下不管，趕到我的研究室來找我，這個小子善於裝天真浪漫的樣子，這次更不例外，一副小孩模樣，向我保證以

後不會用「袓母來」的藉口。

我一向開老爺車，有一次我的一位博士班徒弟告訴我他有一輛名貴轎車，是他姊姊送他的，他根本養不起這種耗油的進口車等等，我最近才發現，原來這位高足是自費買的，只是因為他替車行老闆解決了一些電腦上的問題，老闆打了折扣賣給他，他看到我開老爺車，嚇得發昏，只好編了一套美麗的謊言來騙我這個老糊塗。

我一向告誡我的高足，他們畢業以後，不要想做系主任、所長等等，而應埋頭做研究，可是我學生中不少仍做了系主任之類的官，每次做官以前，都以發抖的聲音來向我解釋，說是因為全民擁戴，他再三推辭，才不得已地接受了。他們也會在電話中發下海誓，保證今後仍然努力研究，絕不懈怠等等。我一概訓勉他們一番，勸他們要堅守研究崗位，不要只想做官。事後才想起自己做了十七年的行政官，什麼官都做過了，所謂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點燈也。

我和學生們來往，最使我感到自己年紀已大的是學生們個個胃口奇佳，尤其大學部的小子，滿桌子的菜，好像永遠不夠，一盤一盤地掃光，到了最後一道菜上來，狡猾的小子以猜拳來決定誰還可以吃，暗示老師應該加菜，天真而老實的老師會立刻再叫幾道菜，其實這些大肚漢能屈能伸，如果適可而止，也無不可。

我有一次請一位高足在家裡吃「便餐」，他盛飯時在廚房裡呆了總有五分鐘之久。事後才發現這個傢伙，將每一粒飯都盛入了碗中，我這一輩子也沒有看到過如此光溜溜的飯鍋，簡直可以不用洗了。

我另一位大肚量的高足，常常被太太管，不準他多吃，他會騙他太太要去學校做研究，其實是到附近的麵店去吃一碗麵，此人已是位名教授，當然也要請學生吃飯，我一直好奇，他會不會和學生為搶菜吃而大打出手，前幾天我們曾經共餐，他好像頗有節制，事後想想，當時他太座在場，大概是做給他太太看的。

大家千萬不要以為我的高足都是好吃懶做之徒，其實一談到學術，他們毫不含糊，對新的論文發表情形，更是暸如指掌，一些才考入我們研究所的同學，接觸到我們的博士班同學，無不對他們佩服得五體投地，因為他們引經據典的談學問，使這些菜鳥目瞪口呆。

我們每週舉辦一次書報討論會，前面永遠都是教授們坐，後面才是快畢業的博士班同學，博士班新生尾隨其後，而碩士班的小鬼們永遠敬陪末座，他們也通常不敢發言，只是專心聽那些準博士們的放言高論。

我從前的辦公室有一張會議桌，每次學生聚會，博士班學生會自動地坐在會議桌旁，碩士班同學只敢坐在其他的椅子上，即使會議桌上有空位，底下擁擠不堪的碩士班同學們也不能去佔個位子，所謂“有學問的老爺坑上坐，沒學問的老爺坑下坐”，有一位同學告訴我，他當年不知道這種行規，看看那邊沒有人，跑去坐，被人趕了下來。他發誓將來一定要唸個博士學位，以雪此恥。我的學生階級如此鮮明，我從不反對。因為學術界有些階級制度，只要是以學問來分，也是好事。

說了一大堆學生可愛之處，也要談談學生們可惡之處，話說最近的電腦技術變化奇快，我根本趕不上最新技術，每次用軟體，出了問題，我就得找一位高足來問，這些小子這時候一副得意忘形的嘴臉，委實可惡。我有一位高足，更是每次教我的時候，一概面露得意之微笑，好像在說，「這下你認輸，來苦苦哀求我了」，我只好忍氣吞聲，在高足指點之下，在鍵盤上亂敲一陣。學生們有良心的會傾囊以授，沒有良心的會留下幾手，使得我這個老老師以後又要不恥下問。

過去我曾做過電機系的系主任，將所有有一門不及格的同學，一概抓來訓一頓，有一次我看到一位傻呼呼的同學在看佈告，就問他「你有沒有功課不及格？」，他說有，我說趕快到我辦公室去，我要和你談談，他跟著我進去，等我將學生成績單拿出來，他才開口問「老師，我不懂為何我要來挨罵，我是數學系的」。

有一次電機系二年級的同學決定要和系上的老師們建立革命感情，叫了酒菜，請我們老師們去吃喝，我隔座的學生眉清目秀，我因此對他有了印象。可是我事後常在校園裡看到他，每次卻都問他「我怎麼認識你的？是不是當年有功課不及格？」，如此很多次，他畢業後，來向我辭行，因為他決定到別的大學去唸研究所，原因是如果他繼續在清華唸，我一定會一直問他是不是當年功課不及格，他實在吃不消，只好一溜了之，在清華，他實在混不下去了。

有一次，新竹的登山協會打電話給我，告訴我某某登山計畫取消了，叫我通知我的一位學生，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，事後才知道，很多同學在登山以前，將我列入他們的「緊急事件通知人」，有的學生，從他們理個平頭，傻乎乎地以大一新生的身份進入校園，到他們上台領到博士證書，在清大可能一口氣呆上了十年以上，他難怪我們親如父子了。

我小的時候，有人替我算命，說我子孫滿堂，其實我只有一位千金，無子也無孫。最近和已畢業的小子們聚會，看到他們攜兒帶女的情況，才恍然大悟子孫滿堂的意義。

小子們，我在此謝謝你們，使我快快樂樂，無怨無悔地過了一生。